

贝拉 著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1



爱的路上

文匯出版社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爱的路上

On the Way to Love
by Beila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路上/贝拉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0.8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ISBN 978-7-80741-963-1

I. ①爱… II. ①贝…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7055 号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

爱的路上

作者/贝拉 出版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字数/117千

印张/8.125 印数/1—30 000

ISBN 978-7-80741-963-1 定价:23.00元

目录

远岸的女色	I
爱情随想曲	17
凄美的苦恋	27
裸	33
处女的荒原	39
艺伎	49
欢爱，不仅仅为了爱	57
裸神	69
流泪的弹琴人	75
回归	85
会说话的黑眼睛	91
天涯路茫茫	97
我的世界	105
黑钢琴，女人的爱魂	119
最后的华尔兹——一位日本姑娘真实的婚恋故事	127
灵猫	139

金色的童影	173
爱的路上（代后记）	223
新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贝拉作品解读/白桦	231

远岸的女色

在东京银座四丁目，有一家叫“美智子”的钢琴俱乐部。在日本，凡经营餐饮娱乐酒吧的女子一概被称为“妈妈桑”。

这家俱乐部是妈妈桑先夫三十年前开的，据说刚开张的那几年，客似云来，常常是一批刚走，一批已挨着来，周末更是座无虚席。

妈妈桑约莫五十出头，常年着和服，一径那么浅浅地温顺着，不会伸个腰，蹙下眉，更不会朗声长笑，多言多语。她有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唇红齿白，眉毛弯弯，无论是娇小匀称的身姿，还是含情脉脉的神情，都具有传统日本美人的风韵。

刚去日本留学的第一年，我便由日本作家松本清张老先生介绍到这家钢琴俱乐部弹琴。松本先生是以擅长写日本战后家庭伦理道德小说而蜚声文坛的，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沙器》广为人知。因为松本先生是这家俱乐部的常客，与妈妈桑十分熟稔，所以妈妈桑一见到我就表现得很友善，嘴角挂着那流吟吟的微笑，举手投足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她轻言软语地对我关照了几句，随后就把我带到一架古色古香的暗红色三角钢琴前。

演奏间歇我才仔细打量四周，俱乐部设计得颇有艺术情调，木雕的墙面高雅贵气，水晶的调光灯和一盏盏彩色的射灯，将整个俱乐部的缤纷辉耀出一种浪漫。吧台上两只古玩大花瓶里恣意盛放的鲜花鲜嫩娇艳，使整个店堂透着一股似甜又腻的晚香玉的馨香。围坐在宾客旁十多位陪酒女郎，个个窈窕可爱，各款各色的迷你裙包裹不住满身的青春和优雅。有的巧笑倩兮，甜得似蜜；有的跷起二郎腿，摆出十分迷人的架势抽着又细又长的烟儿，目中闪着冷艳的光；有的如一只温柔的羔羊，依偎在男人的身边……

吧台里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穿白衬衣带领结、留八字胡的男子，他

长得很斯文，女孩们都叽叽喳喳地唤他“基夫”，他是酒店的掌柜。

在我去俱乐部弹琴的第一个周末，发生了一件令妈妈桑十分尴尬的事。

那天晚上，约摸十一点左右，基夫已将店外的霓虹灯关闭了，我也从更衣室换下晚礼服，穿上自己的便装出来，正待大家互相道别、陆陆续续离店时，一阵重重的推门声传入耳畔，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中年女子已进入店堂，而且倏地在入口处将昏黄的灯光拧到了最亮。

这女人扬起头，耸起她一对半露的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两团鲜红的胭脂镶嵌在粉黛的脸上，连脚趾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屐，噼里啪啦踏得浑响，很俗气、很嚣张地朝妈妈桑走来了，“老婆娘，你真不要脸，偷我的男人……”

“住口！”没等女子说完，俱乐部一角正独自啜饮的客人已站起来高声吼道。我不知所措，我用眼睛的余光瞅着妈妈桑，一下子我觉得她是那般苍白。

喝酒的男人跌跌撞撞地冲向那女人，口中骂着“拔哥亚洛”，一把将她推搡出去。

“老婆娘，你在银座臭名昭著，想想你男人是怎么死的，报应，报应啊！”女人歇斯底里地在门外号叫着。

几位女孩不敢做声，互相撇撇嘴，俏皮地传递着暧昧神色；而我像钉子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平生头一遭领教如此粗俗的日本女人。

女人噼啪的木屐声和粗俗的谩骂声渐渐远去，女孩们纷纷向妈妈桑和基夫道别。唯独我还愣在一旁，为目睹刚才的情景微微羞赧，我等着妈妈桑怨怼一番，甚至咒语一通，我可以帮衬他，安抚她。

“真是对不起，泓美，时间不早了，快回家休息吧。”妈妈桑长者般

地轻拍我的肩头，一径那么浅浅的亲切笑颜如柔柔的和风细雨，仿佛刚才只是一阵风将门重重吹开罢了。风走了，一切已恢复了它的寂静。

然而，那一幕情景却没有从我心中抹去，我对妈妈桑有了一种复杂的感觉，在她一身世人不及的风雅、柔美背后是否有着难以启齿的情觞？虽然在成群叽叽喳喳、艳丽无比的陪酒小姐面前她是如此洋溢着安静的逸美。

记得有一个冬晚，在我上班途中，忽然冷雨淅沥，车窗被击得沙沙作响。我望着列车窗外一片呼呼哗哗的雨景，不免为自己没带雨伞而犯愁了，我拿出手机，拨到了俱乐部，让妈妈桑派基夫来站台接我。

约摸十分钟的光景，从银座通里走来的竟是妈妈桑，她仍是素雅的和服，厚棉的披肩包裹着优优柔柔走来的影履。她脚下套的仍是木屐，撑着一把这年头已见不着的大油布伞……

“妈妈桑，晚上好。”我唤着，轻得像呢喃。在路人极少的站台，在这阴湿砭骨的寒意中，我抵不住内心阵阵的感动，与妈妈桑有了一种亲近感。

“真失礼，瞧这伞，我还是在储藏室里找着的。基夫有事晚一点才会到俱乐部。”妈妈桑微微颌首，挽住我就走。

长长的巷子在一片灰蒙蒙的静谧之中，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清晰的响声，我们依偎在冷雨中。然而，这样的雨夜依然破坏不了她的节奏和韵律，她依然那么优美地款款而行，从容，轻盈。依伴着她，我感到自己整个儿都温暖起来了……

也就在当天夜半，睡梦中的我被一阵电话惊醒，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妈妈桑哭泣的声音：“泓美，他走了……太悲伤了……”起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等明白她在说松本清张老先生离世

了，我才一下子从榻榻米上跳了起来。

我感伤和凄然，尽管松本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辞世，但他的音容笑貌以及文字中流溢的传统“物哀”情感，让我的内心世界久久怀念、无法割舍。

“泓美，你不知道，我的心有多么难受……这几十年，他像父亲一样关心我，我精神上痛苦只有他知道……”电话那一端的妈妈桑几度呜咽。

窗外，夜风徐徐。漫漫长夜，两个女人感慨着易逝的生命。

在松本先生的葬礼上，我始终在寻找妈妈桑身影，可是她没有出现。一连数天，妈妈桑也没有出现在钢琴俱乐部，而由基夫全权掌管店堂的营业。

大约一星期后，妈妈桑着一身印有蓝色小花的素雅和服，带着梦一般空灵和轻盈的感觉回到了花团锦簇、夜夜笙歌的灯红酒绿中。一样的温柔，一样的微笑，一样的如水如月，仿佛心底的哀愁已完全驱散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和一位朋友相约去松本先生的墓地。当我捧着一束鲜花走近时，一个身影正悄悄地离去。怎么如此眼熟，定睛一看原来是妈妈桑……我望着她悠悠柔柔离去的背影，读出一种比形单影独更深的孤寂，不知怎的，鼻子一酸，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来了……

墓碑前摆放着一束蓝色小花和一瓶松本生前最爱喝的清酒。花丛中插入的一帧卡片格外醒目，没有落款，上面写道：

生存华屋处，
零落归三丘。
梦萦言欢笑，

晨来湿枕榻。
银座灯影在，
热酒杯杯冷。
今宵等明宵，
长夜无尽时。

“那女人不像太太，不会老先生情人吧。”朋友在旁说。

有一个晚上，店里来了一位女宾客，年纪在四五十岁间，体态丰腴，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讲起话来掷地有声，性格十分豪爽。她坐下没一会儿，就直嚷着要见妈妈桑，说自己是从北海道来东京的。

基夫马上给在家里的妈妈桑打了电话。

那女子言谈间十分关心妈妈桑，多番向众人打听妈妈桑是否还孤身一人。然而当妈妈桑走到这位女子面前时似乎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你是……”妈妈桑问道，一副在记忆存库搜索的神情。

“妈妈桑，我是由纪子啊！”

“由纪子。”妈妈桑终于记起来了，但一瞬间她的脸上闪现一连串难以言状的表情：尴尬，幽怨，若有所思，茫然失措……

妈妈桑很快恢复了自然的微笑，亲切地招呼她，基夫送上了一瓶上乘的白兰地和一大盆水果，随后，妈妈桑吩咐陪酒女郎和男侍者都走开，豪华的长沙发两侧只留下她们俩在柔声低语。无论是男人女人，只要你面对妈妈桑，便不由地整个儿变得温柔起来，刚才那个大大咧咧的由纪子，此刻亦轻言柔语了。

没多久，妈妈桑起身朝我走来，破天荒地让我停止钢琴的弹奏，而吩咐基夫打开原本只有公司搞派对时才派上用场的卡拉 OK 机，供女宾

客尽情演绎。

果然是歌声如美酒，难得的好嗓音，她首先唱了《大阪暮色》。

在大阪的暮色里
下着雨
我听着悲伤的曲
怎能不想念那个
已逝的人
刻骨铭心的初恋呀
总该忘了，忘了吧
要不，我的明天
还怎会有春天

一曲罢了，她痛饮一杯加冰块의白兰地，继续沉醉于演唱中……似乎无人留意，仍坐在一边的妈妈桑此刻正杯杯入怀，充满了凄苦的神情。

直到宾客全部散去，陪酒女郎纷纷下班离去，她还在唱着。我看了看手表，已十一时半了，估计等我走到地铁站时银座最后一班地铁已开走了。我正准备电话叫出租车，基夫说可以开车送我回家。

就在我转身间，一阵呜呜的哭泣声从那一边传来，回眼望去，只见那女子与妈妈桑相拥而泣，泣不成声。

我想走过去安慰她们，但被基夫阻止。基夫递去几块热腾腾的毛巾，在妈妈桑身旁耳语了几句，然后，关闭了店外霓虹灯，合上了店门，与我一起离开了钢琴俱乐部。

车在午夜的银座通里飞逝，基夫对我说：“泓美，由纪子是妈妈桑先夫的情人。当年，这位小女孩只身来东京娱乐圈闯荡，得到了当时任电影片的妈妈桑先夫的许多关照，女孩就委身于他了。可谁知好景不长，男人突然死了，女孩失去了依靠，长得不漂亮的她只好退出娱乐圈，据说后来嫁给北海道一个牧场老板了。”

那个晚上，我一直无法入眠。那女子与妈妈桑惺惺相惜，相拥而泣的悲情令我无法平静。也许她们共同爱着那个早已在另一个世界游荡的男人。

秋去冬来，东京进入了寒冷的隆冬，加之日本经济不景气，店堂的生意愈来愈清淡了。偌大的俱乐部常常只有三五桌客人，偶尔周末会忙乎一阵，但已今非昔比。由于客人少小费也少了，几位当红的陪酒小姐相继辞职，连基夫，那个从三十年前店开张便工作至今的掌柜，也向妈妈桑提出了请辞。

妈妈桑纵有千般不舍，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妈妈桑把基夫归还的钥匙转而交给了我，从此每天晚间去店里开门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

几天后，顶替基夫工作的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帅小伙儿。一米八二的一个头，英俊挺拔，仪表堂堂，在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留学。小伙子干起活来手脚利索，又调得一手好鸡尾酒，因而深得妈妈桑的宠爱。

有一次，妈妈桑要外出旅行半个月，是去欧洲几个国家。俱乐部的一切事务交给了一个叫米雪的较年长的陪酒女郎。次日，一位雍容华贵、年过六十的老妇人走进了俱乐部。米雪热情招呼她，所有女孩都睁圆了眼睛，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集体行鞠躬礼。原来这位贵妇是日本首富的太太。

几杯威士忌下肚，这位贵妇略略有些醉意了，她的话开始多起来了：“唉，不知为什么，我家的长子就是对青春少女、漂亮姑娘不感兴趣，连当红影星、名门闺秀都拒人于千里外，偏偏迷上你们妈妈桑。瞧，两人不又结伴去海外旅行了吗？”

痛饮一杯后，她又说道：“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我的长子迷恋这位寡妇也有好些年了，怎么至今还散不了？风流寡妇啊！……”

贵妇醉醺醺地由她的随从搀扶着走进泊在门口的黑色劳斯莱斯，车风一样飞驰而去。俱乐部内，一群陪酒女郎围坐一起对妈妈桑开始窃窃私语，评头论足。

“唉，妈妈桑真有一套迷男人的功夫，她想要的男人都能要着，你看首富的长男，比妈妈桑年轻十岁！呼风唤雨的公子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位叫樱子的小姐不无羡慕地说道。

“还不是出得厅堂，上得大床，那老妖精床第功夫不知多好，那些喝醉酒的客人提起妈妈桑，口水都出来了，他们说妈妈桑到高潮时欲仙欲死的表情，简直迷死人了……”米雪边抽烟边说道。

“是啊，连吉永小百合都无法与妈妈桑的魅惑相提并论，美丽加温柔是女人的武器，但是，恐怕妈妈桑还不止这些，她拥有的是秘密致命武器，对男人杀伤力极大。”另一个叫幸子的圆脸女孩插嘴道。

哎，一把刀嘴，谁落于她们口中，就别想超生。

在我看来，那些女子缺的正是妈妈桑那一身世人不及的风雅、优雅和高雅。你从妈妈桑嘴里永远不可能听到说三道四、评头论足的恶语。两片柔美的红唇如弯月微笑着扬起，上翘的嘴角露出迷人的温暖。即便说话，声音也是柔柔的、甜甜的，言语更是委婉动人，文采斐然。

但是，挡不住的闲言碎语让人还是觉得妈妈桑绝非等闲之辈，在所有静谧的美的背后一定有无尽的苍凉和情殇。

在东京的留学生活，永远安排得这么紧凑，花样年华的我们将青春的色彩留给了这片被金子燃亮的不夜城，怀着梦想的我，总是行色匆匆。多少次走在灯影璀璨的银座大街上，感觉自己似一只孤雁，不知未来的路在那儿，青春的眼睛总是迷茫，希望之鸟一次次飞翔一次次跌落。

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武藏野音乐大学指定练琴房被一位东欧女学生借用了，但我当天必须练熟肖邦的一首协奏曲，情急之下，突然摸到了口袋里的钥匙。我当即决定去白天无人的钢琴俱乐部练琴，俱乐部每晚七点才营业。

走到店门口，我打开了门，刚走进几步就吓呆了。穿过宽敞的走廊，在紫红色丝绒的沙发上，妈妈桑赤身裸露地蜷伏在一个光身男人身上，她闭着眼，微仰着头，正使劲地扭动腰肢，那甜蜜软慵的呻吟使我的心“怦怦”狂跳。我的呼吸停止了，整个人都静止了，我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慌乱中“叮当”一声钥匙落地了。

我赶忙拾起钥匙，逃也似的离开。在我轻轻带上门的那一瞬间，感觉到妈妈桑的脸躲侧了过去，而那男的竟抬起头，惶恐地望着我这儿。

我飞速地跑向地铁站，坐在地铁里的我，心儿仍“突突”跳个不停，我纷乱极了，无法相信刚才亲眼目睹的一幕……那个穿得花红柳绿女人的刻薄漫骂、米雪的描述、贵妇的诅咒又在耳畔回荡。眼前出现的是一个个富豪权贵的男人们与妈妈桑之间暧昧的眼神传递，而更令我浑身不自在的是刚才那男的，不是别人，而是年龄不过二十六七岁，在店里打工的北京小伙子。上帝啊！你怎么能容忍这妇人的过失，这肉欲的

过失，这温柔的过失呢？

那一晚，我没有去俱乐部弹琴。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俱乐部。

那一幕，经岁月的磨蚀已经随风而去了，但对当时纯情如诗的小女生不啻是残酷的伤害。我记得那天回到家以后还是平复不过来，于是再一次折回俱乐部，将钥匙悄悄地从门缝里塞进去。

“再会了，妈妈桑，再会了。”我的嘴唇嘟哝着，却没有发出声音。

最后一次走在黄昏的银座，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是匆匆的过客，我是钢琴俱乐部的匆匆过客，我是这城市匆匆的过客。尽管几年下来我的日语流利极了，那一泻瀑布般秀丽的长发、华丽的衣裳以及形同日本女孩的每一个举头投足，足以使置身于人群中的我保持自信，但是，我依然找不到那种根的归宿，漂泊的归宿，心灵的归宿。我知道东京只是我人生的驿站，我将会走向更遥远的茫茫天涯浪迹寻梦。

那以后，我只见过妈妈桑一次。那是在东京上野公园，一个樱花盛放的时节。上野的樱花简直就像魔女，朵朵粉红的双颊在阳光下朝你含笑，那么娇艳欲滴。

那天我正与弟弟去赏花，听到周围不少人在指指点点地说：“那不是吉永小百合吗？”我随众人的眼光望去，一看竟是妈妈桑。是的，当年大家都说妈妈桑一颦一笑都与小百合很像，无论是身着和服走路的姿态还是俏美的脸庞，甚至娇小轻盈的身段。

妈妈桑依然是一身素雅的和服，是那种在淡蓝底色上橘黄的小花。她的眉眼柔美，正独自慢慢走着，若有所思似的。她的步履依然是那么优雅，仿佛是在云中曼舞。她静谧的目光投向远处的某一点，空灵和清澈。只是，她明显瘦了，那裹在身上的和服，在风中被吹得抖索索，全然是一个凄凄凉凉的可人儿。